

# 我们为什么会 犯错？

犯错，并不代表我们无知或愚蠢，  
也不是因为我们道德沦丧。  
犯错是透视自我和人类的一扇窗。



BEING  
WRONG

[美] 凯瑟琳·舒尔茨◎著  
(KATHRYN SCHULZ)  
陈盟 钟娜◎译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BEING  
WRONG

我们为什么会犯错？

[美] 凯瑟琳·舒尔茨◎著  
(KATHRYN SCHULZ)

陈盟 钟娜◎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为什么会犯错? / (美) 舒尔茨著; 陈盟, 钟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6

书名原文: Being Wrong

ISBN 978-7-5086-3371-8

I. 我… II. ①舒… ②陈… ③钟… III. 错误分析 (心理学) —通俗读物 IV. 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6426 号

Being Wrong: Adventures in the Margin of Error by Kathryn Schulz

Copyright © 2010 by Kathryn Schulz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发行销售

## 我们为什么会犯错?

WOMEN WEISHENME HUI FANCUO?

---

著 者: [美] 凯瑟琳·舒尔茨

译 者: 陈盟 钟娜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408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3371-8 / F · 2645

定 价: 49.00 元

---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 第一部分 错误的含义 1

### 第一章 错误学 3

### 第二章 犯错的两种思路 21

## 第二部分 错误的起源 37

### 第三章 我们的感官 39

### 第四章 我们的大脑之一：懂、不懂与编造 55

### 第五章 我们的大脑之二：观念 71

### 第六章 我们的大脑之三：证据 89

### 第七章 我们的社会 107

### 第八章 确定感的诱惑 127

**第三部分 犯错经历 145****第九章 犯错进行时 147****第十章 究竟在哪儿出了错? 163****第十一章 矢口否认与全盘接受 181****第十二章 心碎 205****第十三章 转型 229****第四部分 拥抱错误 249****第十四章 关于错误的一个悖论 251****第十五章 得自科学史的乐观元归纳 269****致谢 285**



BEING  
WRONG

第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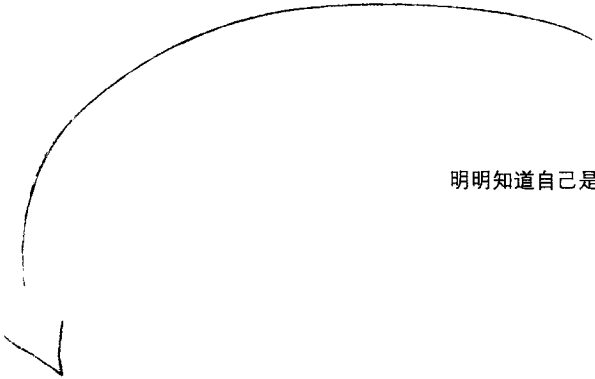
错误的含义



## 第一章 错误学

明明知道自己是对的，结果却错了，这种事最让我恼火。

——莫里哀



为什么“正确”会让人心情愉快呢？不管怎么说，这种良好的感觉只能算得上二等快感，可不像巧克力、冲浪、接吻等，可以通过主干道直达人体内部，侵入我们的脾胃、肾上腺、大脑边缘系统，甚至冲击那颗容易晕厥的心。不过，“正确”带来的兴奋感无法抗拒，而且普天共有。最神奇的是，这种感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我们不一定和任何一个人接吻都会感到愉快，却可以因为任何正确判断而得意。这倒不是赌注的问题，猜对了哪条外交政策有效，比猜对了哪匹赛马跑赢更重要。但不论是赌马还是赌政策，我们都可以兴高采烈地投入其中。我们赌的对象也不重要，无论是正确地认出了黄顶鹫这种鸟，还是猜中了同事的性取向，都一样让人感到开心。更奇特的是，我们就连猜对了那些不愉快的事，也可以乐上一阵子——比如股市暴跌、朋友失恋。甚至在爱人的坚持下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行李往宾馆的反方向走了15分钟，我们也会因为自己的正确感到高兴。



就像所有美好的经历一样，我们也无法一直保持正确。有时候我们会赌输，有时候也会被别人对正确答案或做法的质疑所烦扰。其实，这种焦虑感本身就反映了我们非常迫切地想要“正确”。不过，总体来说，一方面我们都爱享受正确的乐趣，另一个共同点是，我们还真都感觉自己是正确的。偶尔，这种自以为是的感受会挂在脸上，特别是在争论、传道、打赌，或者作预测时，而更多时候，这种自以为是只是一种心理活动。很多人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在任何时刻对任何事情判断，大致都是正确的——从政治观、学术观，到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对别人的评判，乃至记忆以及对事实的理解……几乎全都不错。仔细想想，其实挺荒谬的，我们似乎一直不自觉地以为自己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公平地说，我们深信自己的判断，这倒也常常有据可依。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好歹能顺利地处理好日常生活，这就表明，我们在很多事情的理解上还是比较正确的。有时候，不只是“比较正确”，甚至是“非常正确”，比如我们非常正确地断言了原子的存在（几千年前就有古代思想家提出了原子的假说，那时候现代化学还没诞生）；正确地预言了阿司匹林的药性（公元前3000多年前就发现了）；正确地追求了咖啡吧里对你微笑的那个女人（现在已是结发20年的妻子）。回顾下来，这些判断正确的时刻，都代表了人类努力的高水准，也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平凡的乐趣。因为它们，我们更加确信自己聪明、有能力、可靠、能适应环境。更重要的是，也因为它们，我们才能存活至今。不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人类整体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都是靠着对周遭世界不断地正确总结。所以一言以蔽之，“正确”的判断，是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经历，它满足了我们的自尊，是人生中最廉价、最刺激的幸福源泉之一。

本书要讲的却是跟上面相悖的内容：犯错。具体说来，是关于作为文化群体，我们如何评价错误，以及作为个体，当内在信念崩溃时，我们会如何处理。既然大家都享受正确的感觉，把正确当做一种常态，那么你可以想象，犯错之后大家会作何感想。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这是偶发的特殊状况，是莫名其妙的秩序失常；另一方面，我们会觉得很傻很丢脸。就像看到考卷上打满了红叉一样，犯错之后，我们也会瑟缩，也会瘫倒在座椅上，然后心情低落，怒火渐起。往好了说，错误是件烦

心事；往坏了说，错误就是个噩梦。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错误让人泄气又尴尬，跟正确时那种流过全身的暖流，不可同日而语。

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在大家的集体意识中，错误不仅跟愚蠢和耻辱挂钩，还跟无知、懒惰、心理病态甚至道德沦丧联系在一起。意大利认知科学家马西莫·皮亚泰里·帕尔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精辟地概括了这种观念。他说，我们犯错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心不在焉、分神、兴趣寥寥、缺乏准备、资质差、胆量小、眼高手低、情绪失控；或者我们在价值观、种族观、社会观、爱国观上存在偏见；或者过于雄心勃勃，以及善于自欺”。照这种普遍流行的悲观观点看来，我们所犯的错误，证明了我们在社会、智力和道德方面的严重失败。

在我们犯下的所有错误里，对“错误”的错误认知恐怕应当名列第一：我们连“错误”是什么都弄错了。犯错并不能代表智力的低下，反倒是提升人类认知的关键。犯错也不是道德瑕疵，反倒跟人性中最崇高的一面有深刻渊源，与同情心、乐观、想象力、信念和勇气分不开。错误也并不是冷漠或褊狭的代名词，而是我们学习和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有了错误，我们才能不断修正对自己的理解以及对世界的认知。

既然错误对我们的智商和情商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便无须为犯错而尴尬，更无须视之为一个问题。相反，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错误是透视人类本性的一扇窗户，从中可以看到我们驰骋的想象、无限的潜能和不安分的灵魂。本书就基于这项正确结论而写成——无论错误带给了我们怎样的迷惘、痛苦和打击，归根结底，它才是教我们懂得自己的良师，而不是正确。

这不是什么新观点。但奇怪的是，我们所处的文化一边鄙视错误，一边又强调错误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何以见得？在我们谈论自己的方式中就有所体现。每当我们犯了错，总是耸耸肩，推说“是人都会犯错”了事。就像蝙蝠对应蝙蝠侠，懒汉对应懒散一样，“人类种族”便直接跟“任何事情总能弄砸”挂钩。在诸多宗教、哲学、科学文献中，但凡涉及人类的部分，几乎都写到“人类天生具有犯错倾向”。而且提到，错误并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肤浅琐事（不像指甲那么肤浅，也不像打嗝和幻觉那样一闪而过）。早在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提出那句著名的“我思故

我在”之前1200年，哲学家兼神学家（后成为圣人的）奥古斯丁就写过：“我错故我是。”（fallor ergo sum.）依照他的这种表述，人类不仅会犯错，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就是错误本身。

爱犯错的倾向虽然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肉筋脉中，但融入的方式，很像弹簧小丑被塞在盒子里，你明知道一开盒子小丑就会跳出来，可每次还是会被吓得措手不及。由此看来，错误类似于死亡，都是“人类”一词的隐含属性。而我们认识错误也正如认识死亡，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必经的事情，但总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更别说高兴。正是这种心态作祟，我们不管犯了什么错，往往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或者不应该发生。于是，要么死不认错，要么厚脸皮辩解，要么装做没犯错，要么对错误轻描淡写，要么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不肯认错还不只是一两个人的缺点。美国除了航空、医药等高危行业有预防疏漏的措施，其他领域简直找不出防范犯错的辅助手段。你若做了有违道德的事，好歹可以诉求于传统办法，各大传统宗教里不是都有忏悔涤罪的仪式吗？天主教教徒可以忏悔，犹太教教徒则有赎罪日。又譬如“十二部曲”<sup>①</sup>劝导参与者“对上帝的，对自己，对其他人承认罪过的本质”。就连近些年来已经僵化了的司法系统，也跟悔悟有很深的渊源。相比之下，你若犯了错，不管是争论到一半时发现错了也好，还是人生过完一半时发现信仰、政见、人生观、爱情观、职业观通通全错也罢，无论错误有多严重，你都找不到现成的办法来应对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我们甚至都还没学会说“我错了”这句基本的话呢。非常遗憾，这句话如此简单，错误如此泛滥，认错以后于公共事业又是如此大有裨益，可是我们依然不会承认“我错了”。我们倒也学会了两种替代说法，但这更加衬托出我们认错认得多么勉强。第一种说法是附上一个巧妙的转折，“我错了，可是……”——然后动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解释我们为什么错得还挺靠谱儿（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种说法更加微妙，粉丝更是不少，尼克松在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中以及里根在对伊朗军售事件中都用过，即“错误已经犯下了”。这种屡试

<sup>①</sup> 十二部曲（twelve-step program）是一套引导人们戒除酒瘾以及改正其他行为问题的办法。——译者注（以下未注明的注脚，均为译者注。）

不爽的无主语句简洁地反映出，我们对待错误的唯一态度就是不承认始作俑者正是自己。<sup>①</sup>

而一旦别人错了，我们便成了指正错误的高手。说实在的，如果把正确的感觉形容为甜蜜，那么指出别人错误的感觉绝对是美滋滋了（别不好意思承认）。随便问哪个食品科学家，他都会告诉你，甜味和美味的组合最让人欲罢不能，所以我们才醉心于揪出别人的错误并且乐此不疲。不信你看，哪怕教养再好的人，也得费很大力气才能憋住说“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句话的冲动。此话的高明之处在于（或者可恨之处，看你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它所表达的内容丰富而微妙，不仅包含了“我是正确的”这层意思，还点出“当时我就正确地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这句话出口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正确的平方、正确的阶乘、正确的对数……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正确到了极点，也开心到了极点。当然，你可以克制自己少说这种风凉话，克制久了还可能最终走向成熟。但无论如何，那种感觉，那种“哈，我就知道”的胜利感，是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

借别人的错误来娱乐和炫耀，自然不大礼貌。哪怕有这种念头都不好，但这倒是符合人性。由此便能看出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为何如此重要。世界上的每一起冲突，无论是蛋糕之争还是中东之争，只要是你想象得到的纷争，大多都是源于对立双方不可兼容、不可动摇的正确感，错误导致的纷争之多令人触目惊心。我们自然也会因为别的事情起争执，从（严重而痛苦的）信任破裂到资源缺乏，以及咖啡还没端上来之类等情况等。但是除此以外，仍有相当多的争吵是为占有真理而进行的拔河赛：为拥有“正确”之权利而斗争。在这种拔河赛里，除非你坚信自己正确无疑，或者因为犯错恼羞成怒，否则倒是不大容易生气的。

就这样，我们讨厌错误而追求正确。这种与生俱来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关

---

<sup>①</sup> 作者注：西方文化里还有另一种认错方式，只不过表达十分隐晦，更突显出这种认错少得可怜。诗歌中有专门的翻案诗（palin）可供诗人收回前言[在希腊语中，palin的意思是“再次”，而ode的意思是“颂歌”，所以翻案诗的意思跟改变论调（recantation）是一样的，“recant”就是指重唱一遍。我们在形容别人改变立场的时候也说他改变调子]。最有名的翻案诗是7世纪诗人斯泰西科拉斯写的，他原本认为海伦是特洛伊大屠杀唯一的罪魁祸首，后又推翻了这种说法。而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奥格登·纳什的诗，他写过“糖果味美，但不如烈酒干脆”，但他后来显然后悔了，于是又补充：“烈酒让我反胃，糖果使我增肥。”

系时会遇到一些考验。无论是国际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还是（想必多数读者都不会忘记的）家庭关系尽皆如此。其实，心理医师之间流传着一句格言，即“要么你独自胜利，要么你维系感情”，换句话说，你可以坚持每回合必胜，也可以不介意输赢，仍同亲友保持亲密。但要想鱼和熊掌兼得的话，只能祝你好运。

坚持己方正确不仅会危害人际关系，还反映出我们不了解错误发生的频率。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错误并不罕见。可是，每个人在自己生活中所犯的错误数往往仿佛屈指可数，简直到了有必要讨论一下它有多稀罕的地步。拿科学领域举个例子吧。科学的历史上堆积着各种荒废理论，其中有些堪称是人类所犯过的最夸张的错误——比如天圆地方论、地心论、以太论、宇宙学常数、冷聚变论等。正是发现并纠正了这些谬论，科学才得以一天天进步。随着物换星移，修正后的理论可能也是错误的。由此，科学哲学家总结出一个名字冗长而滑稽的结论，即“自然科学史的悲观元归纳”（Pessimistic Meta-Induction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其要旨是：“鉴于过去那些哪怕最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后来——被证明有误，我们应该相信，今天的所有理论有一天也会沦为谬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科学，也适用于政治、经济、技术、法律、宗教、医学、育儿、教育等领域。不管在生活的哪个领域，上一代人眼中的真理传到下一代人往往成为歪理，倒不如我们也建一套“万事万物史的悲观元归纳论”。

不仅人类的共同事业免不了这种厄运，就连个人的命运也难逃一劫。所有人成长到某一阶段时，都会发现以前的观念幼稚可笑。所有人在上一刻孕育出的理论，都不得不在下一刻抛弃它。感觉之微妙，才智之有限，记忆之飘忽，情感之蒙蔽，观念之纠结，世界之复杂……这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导致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也许你以前从没有思考过我所谓的“错误心理学”，也许你离成为错误心理学家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但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你早已是错误实践者了。你我都是。

本书既然讨论犯错，若不在开头就澄清几个定义，恐怕是写不下去的。这几个定义都很棘手，宛如一片迷潭——什么是错误？哪方面错了？谁错了？我们可以信错财务总监的人品，可以猜错真凶的身份，可以记错游击手的名字，可以搞错氢分

子的结构，可以算错基督再临的日期，可以弄错钥匙的位置，当然也可以弄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位置。这些都是直接明了的错误。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们永远无法确证自己是对是错，只是隐隐地觉得反对我们的人必定是错的，比如《圣经》的作者；比如凤尾鱼的营养价值；堕胎的道德地位；在暴风雨来临前，究竟是你还是女友把电脑丢在了窗边。

上述例子看似毫无关联，却启发了我们几个问题。若要把错误当做完整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必然得重视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错误的影响。同样是弄错位置，弄错车钥匙的位置只会让你惊呼一声“糟了”，弄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位置则会导致全球军事危机。两种后果如此殊异，我们不禁有理由怀疑，导致这二者的原因有没有共同点？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人生信念上有没有可能选错（在此不做无谓之争）。“堕胎是否道德”跟“游击手叫什么”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必然也会有读者怀疑，讲错了事实，跟“信错”了观念，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有可比性。更会有读者反驳道，既然我们永远无法确证真理，又怎么有资格给任何事情贴上“对”或“错”的标签？

简而言之，大家对错误的想法纷繁驳杂，要从中理出头绪，难度不亚于给猫咪喂干草。可是，把错误分门别类也不见得容易。但还是有人尝试过做这两件事情。其中第一件是西方哲学的拿手好戏。早在哲学形成之初，哲学家便努力想解释错误的本质。在最初的两千多年里，哲学一直被视做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一门学科——这种工作性质注定了哲学家也必须要痴迷于错误和虚假。（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Theaetetus*）中曾说过，你若不定义知识，就无法定义错误；两者是互相依存的。）随着哲学分化成伦理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等，对知识的研究便归属于认识论这一分支。认识学家众说纷纭，在关于错误的很多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在一个问题上却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错误的定义。他们认为，错误就是把对的认成是错的，而把错的认成是对的。这个定义简洁明了，值得嘉许，对我们也很有用，因为这道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对错误的普遍理解，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能窃听到哲学家对错误的辩论。不过，下面就会看到，这个定义还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所以我持保留意见。

哲学作为传统领域，一直在总结和定义错误；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领域却在细化和梳理错误。这一跨学科工程有好几个名称，或叫“人因学”（Human Factors），或叫“决策研究”（Decision Studies）。其实，“决策研究”是委婉的说法，重点在于研究错误决策，否则也没必要研究；“人因学”同样是委婉的说法，应该是“人类问题因素”——包括压力大、注意力不集中、缺乏条理、信息闭塞、不熟练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了低效、危险和错误。由此，该研究也得了个别称，即“错误研究”。虽然这么称呼的人还不太多，但为清楚起见，我在这里就用这个别称称呼它。

研究错误的人形形色色，从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到工程师和咨询师。他们研究的目的同样包罗万象，有的人想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差错，为公司挽回财务损失；有的人想加强安全防护，无论是血管成形术的安全防护，还是空中交通的安全防护，总之要避免错误造成生命和健康的损失。上述例子表明，“错误研究”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一门应用科学，虽然研究内容既有心理因素也有理论成因，但研究者总体的目标是很实际的，那就是降低错误发生的概率，减轻错误的危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每个研究者都变成了错误分类专家。只要稍微了解他们的研究，你就会惊叹错误的种类增加之快，简直令人头晕目眩。错误可以分为失误、过失、差错，又可分为计划错误和操作错误，还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我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是这样得委屈你看一堆晦涩的术语，听一段详细而费解的解释。（比如：“错误是指在选择一个目标或确定一种手段时做出了判断和推测，然而推断出的结果却有漏洞或失误，不管就此采取的行动是否依照计划实行，只要出现了漏洞和失误，都叫做错误。”）

这么定义错误不是不可以，但我不会这么做。别误会，我们都应该感激那些研究错误的同人。在人类错误不小心就能酿成大祸的今天，错误学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生活便捷安全。而且他们是少数会认真深入思考错误的人，所以他们还算我的同事。同理，认识学家也是我的同事，而且跟我有着更为接近的目标。不过，我依然得同他们划清界限。因为我想做的既不是总结错误也不是分析错误，既不想消灭错误也不想揭示真理。我感兴趣的只是大家的错误观和错误经历，我想了解的是犯错之后大家有什么想法、感受。

关注我们对错误的感想为定义错误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比如错误的严重程度。我先提问说，把无关痛痒的疏忽和颠覆世界的罪过相提并论（车钥匙的位置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位置）是不是很无稽？两者的起因和后果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却将其放到同一个类别下，这么做说好听点儿是毫无帮助，说难听点儿是胡来。不过，一旦关注犯错后的感受，二者便有了可比性，而且比较的收获还不小。举个例子说，我们不敢想象犯大错的样子，却愿意接受犯一些小错。这种心理虽然情有可原，但从逻辑上讲不通。风险越大的时候，我们不是越应该不遗余力地杜绝错误吗？要做到万无一失，就必须把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预想一遍。我们往往只在事情无关痛痒时才敢这么做，风险一大，反而连想都不敢想了。由此可见，不妨比较这两种心态，从中反思和学习。同样，比较可确证的信念与不可确证的信念也能给我们启迪，比如游击手的名字和一段模糊的记忆。了解了我们所谓的“把握”，了解了我们被证明有误后的反应，如果再碰上那些没有定论的观念之争，也许便能换一种角度去思考。

为了把错误研究清楚，我不惜动用一切资源。若有人质疑这种做法，只要想一想研究重点在犯错的感受上，或许就能理解一二了。不过，我还是需要阐明两点，这两点全都宏观且重要，涉及本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第一点有关道德，第二点有关真理。先从道德说起。我们平时所谓的“错误”，既可指一般错误，也可以指道德瑕疵。比如说，你认为地球是平的，那是“错”的；你把弟弟从梯子上推下去，也是“错”的。而本书专门讨论前一种错误。不过，道德问题也会在后续章节中持续谈到，原因有好几点。

其一在于，道德错误跟知识错误是密切相关的，不仅在字面上一致，更由于古往今来人们往往由错误联想到邪恶，而由正确联想到正义（详见下一章）。其二在于，纠正了一些严重错误后，我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转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反思自己的伦理观，发现以前的想法不妥，似乎婚前性行为没那么罪恶，而素食主义也无须成为强制的道德要求。也有些时候我们依然相信以前的道德观，只是后悔当初信了宣扬那些道德观的机构和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后，有的共产党员会失望地离开（但他们依然坚信共产主义）；在天主教牧



师大范围虐童丑闻曝光后，有的教徒会毅然脱离教会（但他们还相信教义）。此类道德错误的内容跟本书所讨论的其他错误差别很大，但非形式上的不同。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是先相信一种观点、一种政策、一个人，然后因变故而醒悟，或自己慢慢觉悟。

本书之所以常常提到道德问题，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许多道德过错背后都有事实错误作支撑。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颅相学。这门“科学”依靠头骨的形状来推断人类的智力和性格，如今已是公认的伪科学。然而，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整整100多年间，我们一直以颅相学为由，公然歧视外族人，包括犹太人、黑人，以及其他少数人种（更别提女性了，她们也是多数人种，却也受到诽谤）。从这个例子以及其他很多例子可见，知识错误可能是道德错误的帮凶。反之亦然。正是根深蒂固的偏见塑造并支持了“颅相学”这一学说，两者可谓互相促进。不过，这里的重点是，很多时候知识缺陷跟道德错误是分不开的。

最后一点是错误的道德含义。这一点可以说明道德不仅跟本书有关，还是本书的重心。我发现，我们对错误的态度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而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不就是伦理的全部意义所在吗？我们是否应该本着对别人负责的态度，考虑一下自己犯错的可能性？一旦犯错了，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该怎么对待自己眼中那些犯了错的人？作家兼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曾总结道，所有的伦理体系必须包含一套能改变道德的机制，才算得上完整。我们一般不会把错误视做手段，更没想过这种手段还能带来积极的结果。但是错误的确有成为这种机制的潜力，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回答以上的问题。换句话说，错误不仅是道德毒药，也可以是道德解药。如我此前所说，错误是我们反思自己、反思他人、反思世界的契机。

看完这段简述后，你明白了道德错误跟一般错误的分别，于是迷潭的出口也近在眼前了。但老实说，我把最棘手的问题留到了最后，这个问题就是真理问题。“对”与“错”到底反映的是真实世界，还是仅仅是人类的主观判断？真理究竟是否存在？怎么来寻找存在的真理，由谁来判定它？这个谜题自混沌之初起，就困扰了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顶尖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者执著于这个问题，获得了无